



往事情怀

旧日老屋入梦来

文/吴继宏

前几天在家整理老照片,翻出一张在老屋门前的全家福。摩挲着发黄的照片,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,早已消失的老屋在脑海中清晰如昨,萦绕盘旋。

老屋修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砖砌瓦盖,墙体斑驳,红砖、土砖、青砖杂陈;人字屋顶的青瓦,如今在农村也是难得一见。老屋真的苍老了。

老屋大门开在中间,进门是堂屋,堂屋两边各有两间正房。屋内,用作厨房的一间有一道门,可通往屋外挑水、拖柴。由于没有楼板,生火做饭时,烟就从屋顶冒了出来。

老屋的门外,有一眼水井,一口池塘。每天,挑水老乡吱呀呀的扁担声,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盛夏,从田间地头干活回来,从井里舀上一瓢水痛饮,那甘甜清冽的劲儿让疲劳顿消。冬天池塘水干了,捕上来的鱼一大筐一大筐,活蹦乱跳,若是煮上一条,用井水清炖,别提多鲜了。

门前水沟旁有一畦小菜地。父母亲是地道的农民,侍弄蔬菜得心应手。黄瓜瓜叶簇拥,小黄瓜顶花带刺,翠绿无比;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,豆角挂满了藤架,飘散着独有的清香,让人觉得平和舒坦。母亲每年都要摘下一大篮又一大篮的朝天椒,洗净剁碎,腌制满满一大坛。我每次回家探亲,都少不了要带上两瓶,辣得特别过瘾。也许,这就是家的味道吧。

秋收了,一担一担稻谷、玉米、花生挑回家。这时老屋就摇身变成一个大仓库,父亲望着一袋袋几乎堆到屋顶的粮食,收获的喜悦盖过一年的辛劳。

一家人每一天的日子很平淡,有着寻常百姓家的温馨。在这座房子里,我们住得很“顺”。

我的几个姑姑从这里出嫁;在西厢房,我们送走了爷爷,当时我刚到北方一所大学报到,未能见上最后一面,现在每每想起都心痛不已;在外工作后,我和弟弟过年时会带着家人回到老屋与父母团聚……

如今,离家二十余年,那人字形的屋顶,那油漆剥落的门框,那带有蜘蛛网的木窗棂,那夕阳下的袅袅炊烟……早已融入血脉,浸透生命,让我难以释怀。忘不了在老屋煤油灯下的苦读,忘不了黑白电视画面变得清晰时的欣喜,忘不了在大堂屋跟小伙伴捉迷藏……

风风雨雨三十多年,老屋失去了曾经的光彩。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,她步入了风烛残年,在新建的华丽楼群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母亲说,最怕下大雨了,一下大雨,屋里就下小雨,锅盆都要用上。我说,重新盖吧。父母总说,再等一等吧,老屋虽老旧,但依然结实。

长大了离开老屋,走向外面的世界,回家次数屈指可数,住在老屋的时间,一年超不过半月。可一回去,我就感到一种踏实和满足,浑身充满了奋斗的力量。曾经年少的我,有着仗剑走天涯的豪情,坐在月下老屋的门槛上,想着如何离开老屋,走向更高更远的新天地。那个时候,老屋在我眼里是落后的、沉重的、寒酸的……老屋给了我那么多要走出去的理由。

那年夏天,得知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屋要拆除重建,我特意回了趟家,仔细地拍照,生怕漏掉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细节。其实,我怎么会嫌弃老屋呢?她记住了我童年的梦想,她傍晚的炊烟里飘荡着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呼唤,她沾泥的犁耙浸润过父亲的汗水,她陈年的瓦罐里腌制过四季的酸甜苦辣……她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里都书写着两个字:“家园”。

“老屋离我愈远了,故乡的山水也渐渐地远离了我。”身处繁华都市,我脑海中常浮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。对老屋的念念不忘,其实是对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致敬,是对一家欢乐温馨的怀念,是对邻里间和睦友善的珍视。老屋让我相信,人人内心深处都矗立着一座“老屋”,那里住着安适、温暖、纯朴……

生活拼盘

农家秋日即景

文/李元岁

老家唱大戏。老岳母在电话里几番催促,让我们回去看戏。于是,携妻子,领小外孙女,让女儿开车送往乡下小住几日。于我而言,看戏只是由头,回去赏秋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
当时虽然处暑已过,可天还是“乍凉还热”。这个时间,正是村里人消闲的日子,也是村人们翘盼丰收、即将收获喜悦的时候。每年适逢这时节,村里都要唱几天大戏,一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,二是暗含庆丰收的意味。

妻子是戏迷。吃罢午饭,妻子让我收拾饭摊,她已领着老岳母和小外孙女提着马扎早早去戏场占座位了。梆子声已从村子中央戏台的方向由近及远地传散开去。我无心看戏,提一小马扎,持一把蒲扇,坐在院口,一边摇扇,一边欣赏这农家秋日的景色。

岳母家住村头,一出院口,抬眼望去,便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。庄稼地里大多种着玉米。玉米长得有一人半高,葱葱郁郁。玉米棒顶端的“毛毛”有的已经枯干,正是能掰下来煮着吃的时候。若掰下来拿到城里去卖,一个能卖一块钱。岳母家的玉米不拿到城里去卖,大铁锅里已经为我们煮好了一大锅……一阵秋风掠过,玉米秆前后摇曳,玉米叶沙沙作响,演奏着一曲美妙的农家交响曲。

篱笆墙上,南瓜秧爬得密密麻麻,蒲扇大小的瓜叶下,隐现着一些悬吊着的碗口大的南瓜,看上去像拖儿带女的模样;而一些瓜蔓上还开着朵朵橘黄色的南瓜花。几只蜜蜂,还有几只花大姐不约而同地飞落在橘黄色的南瓜花上,钻进花瓣里,专注地吮吸着米黄色的花蕊——也正因为它们的专注,不经意间,成了南瓜们极其高明的“助孕师”。

小院的墙头上长了一丛又一丛狗尾巴草,尽显极顽强的生命力。它们像踮着脚尖向四处张望,仿佛在等待着什么,是在等待一股秋风吗?是的,是在等待秋风吹拂。一股秋风掠过,它们摇头摆尾,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。

两只燕子舒展着轻盈的身姿从我头顶掠过,落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停留片刻,又飞向屋檐下它们筑起的巢。几只刚破壳不久的燕宝宝张着大嘴嗷嗷待哺。燕妈燕爸轮流将口中衔着的小虫喂进儿女们的嘴里。一只吃饱了的燕宝宝调转屁股拉出一泡屎……

西墙角下卧着的那条大黄狗耷拉着长长的舌头,肚子一鼓一鼓地喘着粗气,似乎在抱怨:都已经是秋天了,怎么还这么热。

一只喜鹊落在钻天杨的枝头,大概是发现了什么异样,便“叽叽喳喳”地惊叫起来。卧着的大黄狗也站起身,竖起耳朵警惕起来,接着便有力地“汪汪”狂吠几声,履行看家护院的职责。

两只大鹅领着两只小鹅摇摇摆摆地回来了。不爱“减肥”的大鹅体态有些臃肿,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样子颇为滑稽,让人觉得十分好笑。这对“夫妻”大概看我还有些陌生,便曲起脖颈,嘴朝天,“哦——哦——”地叫了起来……

梆子声还在由近及远地扩散着。我回到家,找出自备的手提电脑,开机,敲打键盘,将这农家秋日景色记录了下来……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